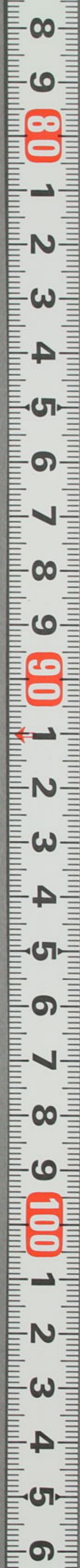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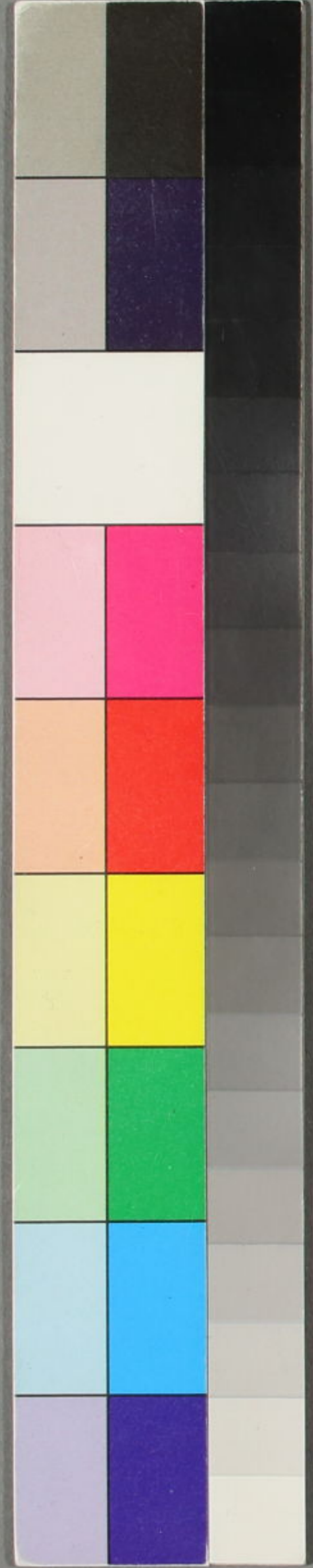


升菴外集

和記
170
27



門八知
號170
卷27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八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海陽汪輝校

史說部

經史相表裏

蘇老泉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要其歸宿言經史之相表裏也元儒山東雲門山人張紳士行序定字陳氏通鑑續編衍其說云史之為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史之為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為一

代之制故太史公之史其體本乎尚書司馬公之通鑑其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韓嬰之韓詩外傳邵雍之皇極演易可謂傑出矣○此論甚新余嘗欲以漢唐以下事之奇奧罕傳者彙之而以蘇李曹劉李杜韓孟詩證之名曰詩史演說衰老無暇當有同吾志者

史記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爲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字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爲一句長卿故倦游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麗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胸無怪其然獨可爲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史記注

龍城錄云沈休文有龍山史記注卽張昶注昶後漢末大儒世亦不稱譽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余求進此文後爲火所焚豈斯文天欲秘者邪

裴氏世注史裴氏世注史裴松之字世期注三國志其子駟字龍駒注史記博洽雅麗可謂父子繼美山文時書

老泉評史通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譏誚者唯子餗爲差愈吁其難而然哉楊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錄而讀之意其可拳石班馬而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事則言傳遊藝死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傳遊藝言之也游藝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游魂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取節焉可也黃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焉劉子玄子餗作史例三卷

蜀無史職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于秭歸羣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茲謗

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郗正
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
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
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漢末史傳屈筆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邱齊興而有劉康
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
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
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今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
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野史不可盡信

野史不可盡信如唐之河洛春秋誣顏杲卿上祿山
降表而郭子儀陸贄之賢皆加誣焉宋代尤多如誣
趙清獻娶倡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奔競識者已辯之
至于國史亦難信則在秉筆者之邪正也如兩朝國
史貶寇準而褒丁謂蓋蒲宗孟之筆也蔡京及卞又
誣司馬而謗宣仁太后非楊中立與范冲孰爲正之
近日李默怨先太師不與翰林及刻孤樹哀談雜入
王瓊讎家誣辭嶺南梁億乃梁文康公之弟文康與
先太師同年同官本無嫌隙特所趨不同耳億著皇

明通紀隱沒先太師之善如正德庚辰嘉靖辛巳改
革之際迎立之詔江彬之擒皆匿而不書乃以宸濠
護衛之請謂先君與之時先君丁憂于家也先君不
草威武大將軍勅幾陷于危乃舉而歸之梁公不知
寫威武大將軍勅者梁公也內閣有勅書稿簿綴撰
者姓名于下豈可誣也無乃欲蓋而彌章乎其他如
灼艾集武官所輯尤不足據

史評

太史公年表于帝王則叙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
月列行索以相屬編字戢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于
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鴈
行有序使讀者簡便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

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旣參
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
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邵子之言
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番矣其孰爲是
邪善乎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
列子之言誠荒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

而不論可也
善古史考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羅泌路史以
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
工氏或以爲帝或以爲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爲臣
或以爲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
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
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
識一至哉言乎予觀近日刻國朝登科錄洪武庚戌
至甲子不知取士之科幾開張顯花倫金壽不知爲
何科大魁况考論洪荒之世乎

羅泌路史

太平總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嘗觀君冕非其冕
也而冕危石君之屨非其屨也而屨春冰未有冕危
石而不厭蹈春冰而不陷者也此爲六朝文士擬作
無疑羅泌路史收之蓋亦貪博而忘精者

皇帝王伯

前漢書王莽傳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
象冬後漢書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
崇邵堯夫以皇帝王伯配春夏秋冬而易配皇書配

帝詩配王春秋配伯亦有所祖也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壘台壘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開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太史公亦迂哉

女媧配享功臣

宋崇寧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蓋傳記闕也予觀緯書云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又令隨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氏之臣也豈曰傳記闕乎若以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烏明金提軒轅之風后力牧亦緯書也當時蔡京輩寡學往

往如此

明晝晦陰

帝王世紀稱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明如晝其晦如陰注云明以察之晦以畜之易之所謂用晦詩之所謂養晦旒以翳明鑿以隱聰不欲察淵魚而料隱慝也

載事宣文

左傳曰楚辟我衷柰何效辟又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劉更生曰旣不善胡足效哉宋人曰旣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理則一也載事者曷文其辭乎是街談

巷議也

古今語言

江革罵商臣曰呼役夫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故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世人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下之兩句殊爲魯朴何哉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也已言卽謂之文猶今乃驚其質作者乃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亦惑乎

殷本紀

湯歸至于泰卷陶索隱曰鄒誕生卷作垌則卷當爲垌與尚書同非衍字也慎按泰垌卽太行行元有此音列子作大形山海經五行之山

傳險

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傳險中地理誌傳險卽說所隱處窟名慎按險古巖字聖人窟在今陝州

商紂

賈子言紂死棄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尤不止也此事近實太史公輕信汲冢書故有此說耳

辛甲

辛甲爲紂太史七十五諫而去其後周人封之嘗書一篇其事不傳見於漢書藝文志其後代爲辛有見

左傳

衛康叔布茲

徐廣謂茲者藉席之名索隱曰一作苙公明草也慎按荀子龍茲注亦解爲席

周后稷世

與前呂梁碑少異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卽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

疑也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爲
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爲一千九十餘年即使
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
數豈有此理邪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
年凡九十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
子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
周家帝王之世國史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
盡信乎

湯文武

牛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天下

則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
聖人視斯民猶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
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
而仁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謂
微湯有以決其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
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
已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人之所未疾
者不必改也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何必拘拘追
先王之蹟能合先王之意而已

東西二周後辨

春秋三傳及戰國策稱東周西周王城成周高誘注戰國策曰西周王城也今河南東周成周也故洛陽今之河南合爲一城故後之讀者難於分析今之學者不惟專經之士昧之而大儒如胡文定公博學如鮑彪注戰國策亦謬以千里元吳草廬作東西二周辨正鮑氏之誤明且皙矣而胡文定注春秋之誤則未之糾正也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胡傳曰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而降爲國風之意嗚呼斯言也何其謬哉地理不考而妄立議論何異眯目而道黑白乎今特辨析考證之以洗千古之惑然非予之臆說也按尚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孔安國注云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瀍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所謂下都卽成周也以此覘之王城成周自是兩處明矣先昭公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此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杜預曰入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其言豈不明皙乎東萊呂氏其學深于史

而精于古今地理之沿革者也其作大事記曰漢河南縣卽邾鄆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居殷頑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汪克寬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爲東周萇弘謂敬王爲東王王城在成周之西故公羊以爲西周萇弘謂子朝爲西王之數說考證詳練足訂胡傳之謬孔子作春秋亦據事直書豈有改地名以爲褒貶者乎雪山王氏詩總聞曰王城下都皆周公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入其慮患若預知者詩云大東小東杼軸其空平王自鎬京而遷王城千里而遙所謂大東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遙所謂小東也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故詩曰誰能西歸懷之好音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皆是一意也近時無錫邵尚書國賢曰天王入于成周下都也旣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其孰與于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爲二遂以入成周爲入于京師使遷都之說卒無所歸而弘之忠不白于後世嗚呼

地之不考乃害於義如此哉慎按邵尚書之說或者正指胡文定而不欲明言蓋近日學者之病寧得罪于孔子而不敢得罪於宋儒類如此虞文靖公云今人但見宋儒六經而不知宋儒以前六經有味其言哉慎故拾先哲遺言爲東西二周後辨以補吳草廬之未備亦有夾谷之奇若程雪樓之賞契者乎

杜伯射王下鄙

注引周春秋其文不悉按顏之推冤菟志亦引周春秋頗詳文又奇瑋今補載之周杜國之伯名爲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旣死卽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司工錡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

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柰何
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
曰我焉知之柰何以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
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
爲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
折脊伏於弓矢而死

穆王史記解

汲冢周書史記解一篇穆王命史臣戎夫歷陳古之
亡國二十八君以爲覆轍而鑒戒之朔望以聞又作
甫刑之書以恤民聽祁招之詩而返國可謂改過不
吝冥豫有渝矣亦賢矣哉司馬遷周紀不著其事茲
特表出之

秦紀

史記始皇本紀後有低兩字一段班固漢明帝時所
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其文法最古太史公所以謹
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也亦如酈生傳後又附酈生
書之例今本作平頭刻不復低兩字人亦不知爲何
意也索隱注亦昧此惟魏了翁古今考僅存其說

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

戰百萬秦得百二焉夫齊東有瑯琊卽墨之饒南有
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
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
也應邵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所
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蘇林曰百二得
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
萬人也顏師古曰縣隔千里應說得之秦得百二蘇
說是也又曰秦得百二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
得十二二十萬人當諸侯十萬人也所以言懸隔千
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右舊
說如此近日程泰之云田肯之語簡隱故諸家之說
紛然肯謂百二也者言地據險而人力倍苟得百矣
則其力可二是得百人則其力倍之如二百人也齊
得十二理亦猶是也若定其讀當以得百爲一句而
二焉自爲一句也十二亦然皆言人力半而必可倍
正一理矣而必更易其語如此詰屈者別有理也秦
險之出國境遠矣自函谷以及潼關近八百里其右
阻河其左傍山兩面河山夾險敵來犯關也常在于
里之外故能得百而二之以爲二百其力可常也若
夫齊亦有險矣然而地遠力分若未能踰其所恃之

險則十萬人之力亦可倍之以爲二十萬矣若敵人來犯已在千里之內則險阻已自不全故雖得十亦不能遽爲二十之用也故秦中得百而二常在定險之內齊之得十而二則在敵未犯險之前此其分別險要而剖白言之不一律也此正古文之出奇者不可以易言也慎按百二十二之語後世亦多此例如云軍士奮勇無不一當百如云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又當百錢亦曰百一錢言一可當百也當十錢曰百十錢言十可當百也程語自明不必破前說耳

秦繆公

蒙恬傳曰昔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觀此百里奚亦不終信乎秦真少恩哉繆公之謚非美此又可證

九鼎入秦

昭襄之世旣書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曷又書使千人沒泗求周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九鼎入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矇書以欺後世也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於始皇紀言鼎沒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曷爲又入水以求之乎又於新垣平

傳言九鼎淪於泗其事益白矣然則鼎曷能沒於泗
舒雅云威烈王時九鼎震震之者淪之兆也一本有鼎神物
也既震矣曷爲不能沒哉宋太邱社亡自亡也社能
自亡鼎之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靈爽芳音勒
矣魏人徙之則潛然下泣况神禹之鼎乎龍泉之劍
入平津湛盧之劍去楚國彼固非鼎匹也神物義不
汚秦明矣宋子虛言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
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水也楊子曰予觀關羽上玉
璽牋云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歎
曰璽者楚璞秦刻爾何光怪若是况夫鼎者鬪苞著
之乾象羲文垂之易卦荆於禹歷三聖之神聖乎酈
道元曰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淵泗秦始皇
時見于斯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系而行
未出龍齧斷其系故語曰稱樂早絕鼎系此則孟
浪之談予無取焉

河魚大上

始皇年八河魚大上索隱謂河水溢魚大上平地言水
害也慎按京房易傳云衆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
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反明年嫪毐反

傳心揖志

作瑯琊臺立石頌秦德云云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
農除未黔首是富普天之下云云按博從心從專音
甄與博不同博音卜從十從專

羣臣頌烈請刻此石

三十二年

請刻此石今碑文作刻此樂石後人不解樂石之義
乃妄改之唐封演云樂石謂以泗濱浮磬作碑也

君主妻河

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
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婦故事蓋戎
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爲生又
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諫二世

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諫曰關東羣盜
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戍
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
邊戍轉慎按此諫辭不滿五十字而寇亂之盛虐政
之弊及所以救之者皆具

秦一統十五年

秦享國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賦而不考其實也秦
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

邱之死爲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
亡則一統之日十五年爾杜牧文人辭賦之語不足
多較司馬公作通鑑乃於滅周之歲遽以正統書秦
滅周唯恐其晚帝秦唯恐其遲豈春秋正統之義哉
朱子綱目悉改之所謂統正於下而人道定信矣劉
氏書法尹氏發明不能一言贊之何哉

秦之惡

秦之惡天下之所同惡也故曰強秦言其不德也曰
暴秦甚矣曰嫚秦言其無禮義也曰孤秦言天下所
不與也曰獷秦以犬况之也抑又甚矣曰無義秦曰
無道秦惡之至矣盡矣孔孟不如其邦所以爲聖爲
大賢魯仲連不肯帝之所以爲高士也與古之姦臣
何代無之其惡未有如秦檜之甚者也人之惡之亦
未有如惡檜之甚者也至其子若孫不肯祖之是其
餘殃百世猶未斬也

世之罪秦者謂其廢封建也壞井田也非也春秋戰
國諸侯之得地者皆縣之則久矣其封建之除也自
作邱甲田賦以來諸侯之予人田者或萬畝亦久矣
其井田之壞也建國親侯如水地相比計不過五帝
三王始興之時爲然自炎帝政衰已相侵伐自此暫

定復擾極而至於七雄如蠻徭鬻熨聚衆毒於一器
不併滅於一則不止秦特毒蟲之最後死者耳殺人
未厭害亦及身毒蟲亦烏能久存於人間世耶

絃詩想蓬萊

風俗通秦始皇絃詩想蓬萊而不免於沙邱之禍

焚書起于韓非

秦焚書坑儒起于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爲此說於秦
者矣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
情譎諛多誦先古之言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
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言者亂又曰羣臣爲學門子
好辯可亡也又言舍法律而言先王者上任之以國
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
今若合符節作俑者乃韓非匪斯也凡爲異說者一
則駭再則習始則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
斯之學出於荀卿焚坑之禍卿有以啓之卿嘗入秦
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罪卿所謂洗垢而索
瘢者耶

子嬰

子嬰知蒙恬之枉而能進諫後卒能燭趙高之姦而
討賊亦可謂賢矣生逢末世不幸蓋與劉湛曹髦同

哀哉

五楚四燕四趙三韓

秦末漢初諸侯王之立如傳舍楚一也而有陳涉焉襄強焉景駒焉懷王焉項羽焉蓋八年之間楚凡五易姓也燕一也而有韓廣焉臧荼焉盧綰焉呂通焉蓋三十年之間而燕凡四易姓也趙一也而有武成焉趙歇焉張耳焉呂祿焉蓋二十九年之間而趙凡四易姓也韓一也而有韓成焉鄭昌焉韓王信焉蓋四年之間而韓凡三易姓也馬班一表受封之異易姓之殊稍欠分別

代益義帝

范增勸項羽立牧羊之子心爲君所謂弁髦之主也東坡以爲天下之賢主東萊作大事記以之繼統書年非也黃東發云帝位虎尾也不由已出而受成于人身之見殺必矣嬰母之止嬰豈獨以世未嘗貴以非出於嬰之身致也心一旦受義帝之名曾婦人之見不若遣沛公入關以諸老將之言而得之擢宋義爲卿子冠軍以高陵君顯之言而失之隨聲遷就何足論賢否耶慎謂羽立心爲主帝則曰帝可也而加以義字義之爲言猶義兒義父之云也弑逆之意不

待如約之言而後萌也
容齋四筆載人物以義爲名如義士義帝之類甚多
器物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襴義領奇矣予觀樂書
有義嘴笛謂笛外更安嘴也彈箏有義甲指上更安
甲也抑又奇矣漢蔡湛碑陰有義民

義帝無後

甲午乃卽皇帝位汜水之陽隨書皇帝曰義帝無後
讀至此使人神觀頓改庶幾哉縞素之有本未

升菴外集卷三十八終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九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吳郡顧起元校

史說部

英雄

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
異取名于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
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
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
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

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張良英也韓信雄也體分不同以多爲目皆偏至之才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似多於雄而英不可少也英分少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盖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奇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羣雄服之英才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宅有天下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成羣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雄能役英雄故能成大業也

嗥歸

史記漢高祖紀爲亭長告歸之田韋昭音告語之告師古音古篤切如禮記出必告之例服虔音嗥呼之嗥按東觀漢記田邑傳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罷歸厭事少所嗜欲嗥與號同古者當有此音又左傳魯人之臯說文禮祝曰臯皆可互證書之以廣異聞

縱觀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云云慎按當時車駕出或禁民觀此時則縱民觀故云包氏云上觀字音館

部劫異同

高紀二年項羽欲擊漢時漢東已連齊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紀劫作部按劫字事實部字體面兩紀互見然劫字下得險絕

如日夜出

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有如日夜出諸家無註予解之曰曷言乎如日光如日也曷不言日夜出日不夜出夜出非日也有不宜有也曷為書紀異也晉書書有日夜出高三丈遂日之矣班氏書法春秋復起亦不能易矣班之叙傳自目為春秋考紀有意於續獲麟乎讀者愛傳志之宏博而忘考紀之簡嚴何哉

漢詔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云云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云長文長文德也終不了然許少伊右丞言往年見江南舊本以內為而長為肆肆文為肆赦於下文尤為貫穿

南窗紀談

田千秋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眾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遂

有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之說實千秋啓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寃而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

上陵磨劔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汝君柰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劔乎因不見推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劔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故阮公詠懷詩曰失世在須臾帶劔上吾邱

漢武故事

功臣侯年表

楊慎曰史叙功臣侯年表於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承上文封爵誓之意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起下文子孫驕溢亡國之意曰察其首封曰所以失之申固根本及枝葉陵夷之語異哉所聞舉古槩今以貫一篇之語脉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句與下文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句相對上篤仁義則無罔少密之苛下篤仁義而奉上法則能兢兢當世之禁而不坐法亡國矣故曰居今志古所以自鏡也今古二字該貫全篇語脉末云得尊寵及廢辱及得失之林俱終上二意關鍵開合極密

禮書

楊慎曰漢書音義云十篇有錄無書謂景武紀禮樂律書將相年表日者龜策斲削列傳三王世家也元成間褚少孫補之又按荀子禮論以爲上則明下繼之曰萬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少孫乃除此二句并禮豈不三字而加大史公曰殊無謂

樂書

自凡音之生由人心生也至篇末子貢問樂皆樂記篇全文然其章次顛倒是褚先生升降之也凡音由於心以下正義亦曰出褚意今按衛靈公濮水聞聲師洵師曠之事一段見韓子當是褚先生取韓子補

綴言

律書

楊慎曰漢書音義云律書闕有錄無書索隱云兵書不補畧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皆疑其爲褚所補今按太史公自序律書非兵不强又云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明之蓋言兵也律書卽兵書非亡不補也其律書畧述律而言兵語焉不詳誠如小司馬氏所云其云分歷述以次之者蓋自書曰七政二十八舍以下皆闕歷法也然歷之月

氣實應乎律非分歷述以次之也兵之與律相因者
然非特以律聽兵聲而已也先儒謂太史公論文帝
寢兵息民天下和樂爲得論律本意余以爲此書雖
頗殘缺而補綴之非全失而全出褚少孫手也

律書注

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於弧弧者言萬
物之吳落按吳音弧弧落彫落也徐廣注作柔非萬
物之生也柔弱死也剛強既云弧落且就死焉得柔
乎且此篇八風十二律皆以協聲取義下文云濁者
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濁北至於留言陽氣之稽留
也是其例也焉得於弧而言柔落亦不倫矣

天官

天官書其石二家之遺○金爲白衣會按卽國哀大
臨之事也○水澹澤竭地長見象按漢書水澹地長
澤竭見象當依之

宋襄公時星隕如雨

朝鮮之拔星第於河戒

春秋星隕如雨魯莊七年非宋襄時正義以隕石於
宋五當之時雖當而事不當○河戒卽一行山河兩
戒之戒

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

管子日掌德月掌刑星掌和

天街

星經云白帝行德天街爲之圍註昴畢間爲天街今書作畢昴

封禪

篇端起語二節一正說一反說此篇之綱要也其應皆在後至帝孔甲等皆不受命不覩符瑞而不臻泰山怠慢者也此雖主封禪其間兼言事神等事故又以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二語關繳之而歷代事神之盛衰皆該括其中篇終贊語又兼封禪神鬼等事而總括之關鍵甚妙無懷至成王皆受命封禪者也應首句也此以上兼言歷代巡祭巫咸郊時方怪九鼎方士神仙等事皆爲漢武事張本至以高祖而比武王則有天下而德未洽日不暇給者也以漢文帝比周成王則覩符瑞而德亦洽矣猶不至泰山者何是時匈奴數入邊歲少不登豈德猶未洽而日不暇給乎至武帝封禪事神等事蓋覩符瑞見而臻泰山肅祇而過者也至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以下總括武帝封禪事神求仙之事而結之曰然其效可覩矣蓋婉其詞以譏之也贊語又總括一篇之意巡

祭封禪方士祠官括盡武帝之事以其皆用事鬼神者故繼以論次自古云云表者其外之儀文也裏者其內之德也昔此至其終正學於泰山於佳以不山下當作下入數意少不登豈斷斷未谷而日不按武帝紀曠暈作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晏而溫也又按濟霽同凡日出大早則陰雨日出稍晏則晴霽故謂晴爲晏

平準書

此篇叙事錯綜全在繳結呼喚結前生後爲之血脉初用焉字猶爲疑辭後多用矣字遂爲決辭其曰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則爲諸結語之綱要驕溢武斷奢侈僭上於極盛之際已兆衰之端矣武力進用法令嚴具結上文事四夷而廢養民任人之法下句興利之臣自此始爲桑孔等言利張本凡權鹽鐵筭緡錢舟車平準以籠天下之貨者皆該其中而烹弘羊天乃雨之句乃畢此意而斷之也亦借其辭以斷制興利之臣之罪而功利二字該盡武帝所行事三言作者數萬人而以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鉅萬十數

總之辭繁不殺森然有法以式朴忠拜爲齊王大傳
僅爲大農弘羊爲大農丞前以應與利之臣後以起
平準之事自高辛之前尚矣故書道唐虞詩述殷周
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
而亦反是此數語一篇命意之要而物盛則衰一語
又爲此數語之要慎按是書先敘漢事而贊乃述自
古以來而寓微辭於武帝叙事之變體也又曰以富
者不佐縣官故興告緡以民巧法故用酷吏皆事勢
相激使然也旣曰無異又曰曷足恠焉不平之意見
於言外可謂曲而有直體矣平準書譏橫歛之臣也
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載而下有趙
汭知之懿哉

平準書食貨志同異

馬廷鸞曰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駟農民以效商賈
之爲太史公平準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
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令遠
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
渙然矣蓋添如異時三字是謂駟農民以效商賈之
爲也呂東萊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紀
事之文惟貴明白是以通鑑取志語也

吳太伯世家

尚書首堯典舜典春秋首隱公史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乃季札未得與宋目夷比其聞於後世者博學耳

晉滅中國之虞二世而蠻夷之吳興

前詳叙太伯建國虞仲受封之由并其世次分派至此因虞亾而又總叙之可為叙世次之法吳王之霸北陵齊楚薛許邾婁旁轂趨走越王勾踐芻莖養馬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序

齊世家

呂尚事周雖異然夢之為文武師二句繳斷傳聞異辭句法

尚父誓蒼兕

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馬融曰蒼兕者主舟楫按尚書泰誓無此文蓋張霸偽作也

丁公呂伋

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殷法以生日名子非謚也

史記尊王事誤

齊世家云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

世家亦云齊頃公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按左傳齊侯朝於晉將授玉司馬遷誤讀玉爲王故遂節爲此謬說又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旣授而反之諸侯自相朝不授玉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欲尊晉侯爲王按孔穎達正義云云蓋以左傳正馬遷之謬耳

斷斷

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徐廣曰漢書地理誌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患苦長者扶而代其任長老忿媿自守與幼者爭辨其俗已薄故曰斷

斷音魚斤反東州語也慎按斷斷鬪爭得之索隱讀作閭閻不通繁欽賦曰涉洙泗而飲馬耻少長之斷

斷耻字益明

管蔡世家

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云云以及冉季載最少叙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之爲本爲枝賢否成敗條分臚列可爲叙支派之法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

茅亾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寃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噐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寃而言之抱噐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楚世家

殷之末世滅彭祖氏云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以上三句可爲書世次缺而難紀之法

楚靈王

靈王次乾谿伐徐以恐吳靈王曰齊晉魯衛其卦皆受寶噐我獨否今吾使使周求鼎其予我乎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云云求鄭田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析父善言古事焉然析父之對取國語而畧其後一節按後節引析招之詩以寓規諫正其警策而乃刪之此其踈畧也

齊辨士

越王無疆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霸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軍殺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軍殺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汗馬之力不効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折兵而況於攻邑乎云云齊使曰幸也越之不亾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王曰柰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讐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敵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按齊使亦奇畧戰國策士一何

多陳軫蘇秦之外猶有不知名而雄辨若此者

陶朱公

朱公居陶生少子及壯而中男殺人囚楚事甚奇文又奇可與文君夜奔高祖還沛二節並觀

趙世家

趙主父沙邱之禍既已詳叙顛末而於其後又括其要而論之亦一例也於長安君爲質既載左師之言又載子義之論亦一例也書韓趙伐魏既叙其事而斷論於後左氏法也先假爲說梁王之辭則備載而於其說梁王也則但曰以此告之此省文也與前李

克對翟璜之文有異

貫邱

田敬仲世家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邱索隱曰毋音貫古國名衛邑也貫作毋者字殘闕耳正義曰在蒙澤蓋曹州濟陰縣慎按毋邱後爲姓毋邱儉是也

齊稷下生復盛

穀梁傳曰稷下稷卽側也按稷字又作棘鄭志張逸問曰我先師棘下生何人也答曰齊田氏時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真西山曰墨翟禽

滑其一也宋鉞尹文其二也彭蒙田駢慎到其三也
莊周惠施其四也

齊亡

史言秦虜齊王建遷之共以地爲郡天下一并於秦
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云云慎按叙事異
而又原其所以然多以初字發之此則用始字原齊
建所以亡也

仲尼弟子世家

子貢之出欲紓魯患耳乃一出而亂齊破吳強晉伯
越率天下而兵其禍豈止壑隣國賜而爲之何足爲
賜謂非賜所爲其辨說之辭雖儀秦不及何物史臣
能僞爲者此當缺疑家語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
之初願若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伯賜之說也美
言傷信慎辭哉○子貢論闢史記子貢游說之說文妙
子贛以孔門高第而下與區區貨殖頰拾印取者同

科

唐庚語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
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
廣冀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

心乃欲自立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而卒之歸曹參歸蕭何歸陳彭越歸張敖歸其志以歸陳涉傳

陳涉傳

既叙陳涉發難之顛末又原其所以敗之故而申言之叙事之法也

章邯未可輕

方萬里云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顙獨章邯堅守廢邱踰年不下至於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於王莽道復之於盧循皆一律也

蕭何封鄜

鄜音七何切蕭何封侯之邑也楊雄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鄜又唐詩麒麟閣上識鄜侯按蕭何傳作鄠字相似之誤也鄜在沛郡鄠在南陽蕭何從帝起沛封邑必近沛且楊雄去何未遠所聞必真師古乃云何封南陽之鄠或有他據史載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常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按此我字本非高帝口中語却是高帝心中事隔世如親見也

發縱

蕭何發縱指示縱音蹤洪氏彘釋曰元祐中洛州治河堤得漢北海淳于長碑又北軍中侯郭仲奇碑云有蕭之縱顯又司隸魯峻碑云比縱豹產又圉令趙君碑云美其縱外黃令高彪碑云莫與比縱蕭何傳發縱指示據此數碑漢人固多借用縱爲蹤師古之唯云縱爲子用切殆未然也今獵者曰狐蹤允合發縱之言

贊曰何之勛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爭烈矣慎按贊體慨然未比閔天散宜生或譏其無謂不知太史靳蕭何正在此語不然何不曰與太公望同功

曹叅

史言叅爲漢相國清淨極言合道按極言合道但倒一字謂言極合道也

張良鴻溝之諫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升菴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爲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爲報韓仇韓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

則不仁之羽也且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嬴秦高祖之誅秦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天下生靈死于干戈者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立論何其迂哉

胡苑

張氏對高祖言長安形勝曰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史記漢書皆不解胡苑之義後人或改苑作戎非也按漢官儀引郎中侯應之言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又胡人歌曰失我燕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令我六畜不蕃息所謂胡苑之利當是此義留侯世家云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此叙事繳語法後云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與此句法同

四皓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

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畧
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通鑑四皓姓名王幼學集覽據陳留志及陶潛四八
目爲說東園公一也綺李季二也夏黃公三也角里
先生四也陳濟正誤以綺李季夏爲一人黃公爲一
人妄引杜詩黃綺終辭漢爲據其說杜撰可笑且詩
人稱古人姓名多翦截便於音韻如稱司馬長卿爲
馬卿稱東方朔爲方朔唐詩有稱東園公爲園公者
蓋亦此例豈足爲據乎四皓晚從太子之招而風節
減於功名

絳侯

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絳侯反與戰却適攻豐
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
賜爵云云

叙戰攻處與曹參世家樊鄴等列傳同一凡例韓文
公曹成王碑叙戰功處本此

贊曰足已不學言絳侯守節不遜條侯終以窮困謂
不能對錢穀不能平大敵及俱召至廷尉且不得其
死也

三王世家

三王世家具載疏奏制冊文辭可觀又見漢廷奏復
頒下施行之式至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引詩文小
異或所見異辭大抵漢人引經不泥如此且不特其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九終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

成都楊慎著

史說部

伯夷傳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
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
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
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
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于聖

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爲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戾卽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青雲

史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

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爲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象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兎置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富貴如

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平太史公載伯夷首陽之歌爲之反覆嗟傷遺音餘韻拱挹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托以自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辭切然非伯夷怨是用希之心也故後世高其文而非其旨

管晏

二傳于夷吾凡三段俱有繳結亦傳之一體于贊前一段總說後一段議論却分說亦一格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

老莊申韓

老子傳著老萊子太史儋之疑莊子傳之旁及畏壘虛元桑子傳之變體也贊各論其人之事而繼之以一言文字之妙謂申韓原於道德之意東坡先生論之詳矣

穰苴傳贊

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少褒謂溢美也

商鞅

一作

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旣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

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
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禎
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
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
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
他獨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
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
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乎

蘇秦

秦說趙言合縱與否之利害以燕韓齊楚魏中山六
王爲說而說辭之要領在於安民之本在於擇交二
句至曰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
自盡于前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
也臣故敢進其愚慮蓋奉陽君當國不免專擅肅侯
亦有惡之之意故秦揣之而爲此言及說魏王大槩
與說韓同蓋韓魏一體也其要在事秦之割地以効
實故兵未用而國虧與不戰而地已削之語當時山
東之國惟齊楚之強可與秦抗衡而齊不近秦患故
言其強不當事秦論雖同而楚則以勢不兩立者激
之此其異也

張儀

儀傳云楚相門下意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國之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驛之驛亦訓作釋韓信傳驛兵北首燕路驛字同劉氏解驛為酒若然則訓不通矣

從衡

衡之說與從之說大抵相反從必誇其國強衡必貶其國弱從言事秦與不交與國之害而衡反以為利以不事秦之禍怵其志以從不可成離其心大略如此張儀以秦威怵六國六國皆聽之燕王曰雖大男子才如嬰兒乎嗟乎六國之君皆嬰兒哉不獨燕王也

苴蜀相攻擊

苴即巴字楊雄蜀本紀云蜀王魚鳧封其弟葭萌為苴苴之後求金于蜀蜀不與苴與相攻即此事也

館豎子

陳軫對秦惠王引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云云按館豎子未必有其人然設言自好

語貴涵蓄

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略相似先叙孟子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合于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舉孔

孟伯夷豈有意阿世苟合者則騶子之見尊禮于諸
侯者其道又從可知矣其曰騶子尚有牛鼎之意乎
語不露而意雋永最文字之妙者此法惟韓子得之
快快鞅鞅
白起聞遷尚快快不服有餘言周亞夫傳鞅鞅非少
主臣也快快字殊而義同

佳公子

言濁世爲佳公子清世則否矣褒貶在言外虞卿非
窮愁不能著書自見韓子柳子厚墓誌用此意

信陵君

趙孝成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信陵信陵驕矜有自
功之色客說公子其慮甚長者而信陵能聽之至使
趙王不忍言獻城此見信陵美處東萊謂公子無忌
之賢一段可觀

馮驩

按戰國策叙驩彈鋏作歌至無以爲家下云左右皆
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
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驩不復
歌按此則文意足而孟嘗君好客乃見馬遷以左右
惡之謂孟嘗君不悅意殆索然矣

范睢

范睢見秦王跽曰云云至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一句爲患憂恥之綱患憂恥三句卽非有畏之意又爲下三段之綱

夏侯湛樂毅論

夏侯湛作樂毅論以爲毅近王者之師而王通亦取其說過矣齊人伐燕不能置君而去之故燕畔及燕人伐齊亦不能置君而去之故齊畔昔以燕伐燕今以齊伐齊何王師之有

學本老子

觀樂毅傳及老子傳授次第太史公之學蓋本老子

藺相如

秦以城易趙璧趙求人可使報秦者宦者令繆賢云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云云王始召見當時趙君用人猶如此之慎宜秦之不敢加兵也論藺相如事曰趙之危急非大王方與比也秦之強暴非狄之可遷避比也奪之璧脅之兵彼尚知趙有人焉而少紓其侵暴予璧擊缶而不敢較不然彼且臣妾我而禍又速矣相如烈士也處萬死一生之地而安若無事何可當也龜山之言書生坐談耳

戰國一時人才仲連為天下士孟荀為萬世士

鄒陽書

鄒陽書太史公謂其比物連類有足觀者真西山病其使事太多漸流于冗

屈原傳

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節婉雅悽愴真得騷之趣者也

屈平

昭常景鯉不肯與秦地昭睢屈原止懷王入秦四臣皆楚同姓世臣夷險不易其操危難不更其守家國一體休戚同之豈若江左王謝唐之崔柳易姓則為之佐命竊國則為之奉璽誨盜黨賊樂菑利亾恬不知怪可勝誅乎

李斯上書

李所逐客書反覆議論組織葩藻而意切至唯迂齋論之詳

趙高

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卦之用字好吳越春秋亦有此句法前趙高曰高固

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管事字亦古○趙高引璽上殿殿欲壞者三與桓玄地陷之事同

助語辭

趙高傳曰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六字而三助語文益矯健謂古文少虛字可乎

貫高耳餘

泄公對上曰貫高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持節問之高仰視曰泄公邪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此語惻千古

魏豹彭越

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懷叛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僂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無異故知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慎按此贊曲折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事取于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患無身耳五

字極備雲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

滕公之辭其雲蒸龍變殆亦祇會其意以故幽信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于上滕公盛德又具眼人也在蕭何前魏無知上千里南面稱孤則然

韓信

程子云多多益善分數明也按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注云部曲爲分什伍爲數程子蓋取此○信定齊臨淄追田廣至高密楚使龍且救齊未合戰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散敗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所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此策出廣武君上惜不用耳

太史公贊淮陰

多見評者以一兩語囊括鄭重或取其大者爲贊不知贊在傳外且補所不足或寄輦笑非必如後人書法與史評也此篇取譬反覆極人情所難言此文在

漢初第一

蒯通

蒯通曰常山王成安君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率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逼似國策通復說信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預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揮也云云夫文字有急詞不可緩者問信死亦何言是也有緩詞不可急者蒯通陳秦綱是也漢書雖翦之使勁然出之者迫則聽之者不疑此傳極似先秦刪卽爲漢不得已寧踈勿密此史漢之分也

韓王信

韓王信者盧縮者二傳發端辭同例楚漢春秋曰韓王信都若然下傳亦可改曰縮都矣
田橫高節賓客慕義而從之死

史謂五百人皆至賢無不善於籌畫者乃莫能圖謀以存其國何哉猶東坡題田橫墓詩意也

樊噲

噲曰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灞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此語可謂剛潤之祖紀傳兩載不相犯最是奇俊若曰在某傳拙

噲乃排闥直入

排闥二字前無所祖流涕數語粗粗鹵鹵有布衣之憂有骨肉之悲不獨似噲口語而三反四覆情詞俱竭直是子長筆力至一絕字可諱可悟趙高一語更嗚咽而長

酈商

高帝既崩呂后欲盡誅諸將而後發喪賴酈商說其私臣審食其而免其後諸呂爲亂又賴商子酈寄說呂祿解將印出游獵而太尉得入北軍以誅諸呂酈氏父子有大功於漢宗社矣○傳稱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于岐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從擊項藉軍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以右丞相別定上谷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

門以將軍爲太皇衛以右丞相擊陳豨又以右丞相
從擊黥布孝景三年上以子寄爲將軍傳無他異獨
以十一以字不避重疊政欲班班見眼目此紀事之
轉態也若盡如他傳卽史文千百無異矣

劉輔鄭崇

劉輔以諫立飛燕罪鄭崇以諫寵董賢誅漢事去矣
蕭望之

班孟堅稱蕭望之近古社稷臣東發謂望之天資忌
刻輕丙吉劾韓延壽沮張敞不屑爲郡國欲與宰相
抗禮則犯上不安分使守吏買賣贓私凡十萬三千
曾是可謂社稷臣乎

陸賈

陸生粗述存亡之徵凡十二篇每奏高帝未嘗不稱
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呼之幸其回心向道
也今人豈復有此
數見不鮮
數見不鮮恐其久而厭也註非漢書攻擊鮮尤非無
久溷公爲也待其身如客子亦如客也言無久厭公
正接上句數見不鮮意鮮新也

孔休

孔休不受王莽玉貝寶劔元壽元年賢良對策誦莽功德莽徵還欲見休休稱疾不見惜班氏不以冠清節之士也

衛綰

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武帝之美曰罷黜百家綰之功可少哉

高祖都洛陽

劉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成周洛邑天下之中有德易王無德易亾云云按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婁敬之說本此

袁絲蠱人主

淮南王遷蜀死於雍上甚哀悔益云陛下有高世之行此不足以毀名此益蠱人主心術比于俳優解慍

摧鋒

吳王濞傳

桓將軍之議曰所過城邑不下疾西據洛陽武庫倉敖食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

定矣老將曰此少年摧鋒之計耳摧鋒謂一往不復
顧也孰知利鈍正在此

竇嬰

魏其爲臣能直諫爲將不愛千金之賜盡與軍士可
謂賢矣一旦失勢怏怏交使酒不遜之灌夫觸負責
好權之田蚡淪胥以滅可不悲哉與時消息之機勞
謙終吉之理士大夫不可一日不服膺也

田甲聶翁壹

韓長孺傳云獄吏田甲辱安國田甲之甲猶某甲亡
其名陰使聶翁壹爲間翁者亦士豪之稱

李廣

廣傳綜叙事實以著其才略意氣之所以然又旁及
蔡等之得志以致其畸世不平之意須溪云文帝嘆
惜知廣至矣然非人君之言萬戶侯固在我知人不
用用不極與不知同按廣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
戰典屬國公孫昆邪謂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
自負其氣數與匈奴敵戰恐亡之然昆邪爲國惜才
過于文帝矣傳云廣以百騎逐射雕者望見匈奴數
千騎因留之令諸騎曰前前云云虜以爲大軍誘之
終不敢擊此段精神正在重一前字廣以失道故不

欲罪諸校尉引刀自頸軍士大夫哭一軍皆哭傳至此每句每字勃勃欲吐而前云云蘇建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太史公載其語而結衛青傳曰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著其善保功名也

三書

主父偃徐樂嚴安皆以書上孝武惟安之論極盡事情宋富弼與契丹議意祖此然安之論本出韓非韓非備內篇曰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

相如傳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劉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亦不自諱何哉○琴心挑之四字古無是事亦無此奇徒四壁立語亦然此女見稱文君必能好詞賦意者非獨琴也所謂當釭蓋治酒也今燒酒法云起自文

君唐詩卓女燒春醴是也燒春名亦佳

諭蜀

檄曰告巴蜀太守云云蓋以大義令使者與蜀民兩分其責便得告諭體裁衛使者不然若曰道路有非理之患云耳皆非陛下意結前段亦非人臣之節生後段也

難蜀

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此言實馭夷狄之法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又切中當時之弊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遂接昔者洪水云云數語乃折難進言主意以禹治水證非常之事以比漢武事四夷之功則擬非其倫也委瑣以下常者也崇論閎議以下非常者也威殊俗絕域功之非常者也䟽逃不閉而下則臻厥成而天下晏如至且夫王事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佚樂者也則括一篇之意而總繳之

淮南王

厲王生不知母長而不忘仇恨危身犯法以摠其憤使無驕恣自禍此志豈不與天壤相磨哉文帝傷其志是已

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
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二十七字備其大者漢書
雖列其才能風流然入怨望粹不能得

儒林

太史公平準書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相
位自敘云公孫弘以儒顯此曰公孫弘以白衣爲天
子三公屢書不一書蓋微詞見意深歎夫儒效不白
於天下而文姦飾詐爲經術之差也

申公胥靡

楚王戊與吳王濞通謀申公白生諫不聽乃胥靡之
衣之頰衣使使杵曰雅春於市宋祈曰相雅皆助樂
者此雅謂春而雅歌以相春也以雅相春以詩禮發
冢以論語文姦儒之辱經甚矣列子曰胥靡登高不
懼胥隸也靡末也胥靡末隸微賤之人靡刑無據

酷吏

太史公傳酷吏一十一人止是一篇文字○張湯收
拾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陽浮
慕之句好班增道字拙矣狄山寫得情狀迫切可想
至斬山頭而去未必匈奴之爲也故曰自此羣臣震
懼則筆意洋溢矣

張湯死而民不思一語至矣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
力雪其酷吏之名異乎太史公之直筆矣班馬優劣
此亦可判

溫舒爲人諂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
家雖有犯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
下戶之猾以焄大豪云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

上疊無勢而有勢者復出于此情理畢達服中以下
猾而大猾乃爲用文字之纖密眼目之歷落如此
尹齊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亾去歸
葬

史記云者謂齊死而遺命其家潛逃歸葬耳
徐廣飛去之說不惟事涉神怪兼亦不達文義矣

張騫鑿空

鑿空半空高險也唐地理志開山洞置珍州鑿空文
言之開洞質言之也

布衣之俠近世延陵

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
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者耶余曰太史
公作傳旣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
援子貢也

少公自殺

此藉少公又奇出於風聞感慨之義無此不名俠傳

人貌榮名

貌猶頂戴也今人猶云頂好名目即古人貌榮名之意貌音墨

佞幸

孝文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願見其衣袈慎按袈衣之中也今人製衣猶曰袈縫醫家曰督脉人之中梓人曰督線室之中也

孝景無寵臣獨郎中令周文仁仁寵過最庸不乃甚篤索隱曰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于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按仁寵最過為句庸不乃甚篤為句索隱以最過為句讀已非矣解又可笑

滑稽傳

滑稽贊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不亦偉哉按此語亦近滑稽後世韓文公銘樊宗師文亦學樊宗師實祖此也

東方朔奏牘三千公車令兩人持舉僅勝之帝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乙謂讀其止處而書記如乙字

以記之今之書程起止也

優孟爲孫叔敖

優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爲壽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倣效俾有遷革又况叔敖之歿持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遽欲加於寵榮復其祿位者哉予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爲寓言云欲復以爲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爲戲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爲王欲復相之事乎

龜策

宋元王殺龜事連類衍義三千餘言皆用韻語又不似褚先生筆必先秦戰國文所記亦成一家不可廢也

貨殖傳

傳云老子曰至治之極云云將信已說而先引老子破之以爲必不然此健吏舞文手也至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語若無著而有餘味與不爾不成京師意同地大物衆決無截截整齊之理商君所以急之而敗也

南楚好辭巧說少信諸家不解此句余謂有爲神農
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莊周與惠子俱濠人宋玉作
大小言賦又作神女高唐賦韓詩外傳載孔子與子
貢交辭於漂女皆南楚巧說少信之明證也

終童

終童少年能文章一不幸白麟奇木之對又不幸言
而中皆所以盛其氣而趣其顛也嗚呼安得以白露
蒹葭之詩而告之

袁生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袁生秀朗沉心善照漢旃南
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
妙按漢書轅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
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且得休乃復走滎陽如此
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其
後高祖未酬其賞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數陸機作頌
乃儕之二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闡幽矣王應麟曰
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
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慎按
姓氏書轅生乃轅塗之後漢有轅固生之後也其後
去車爲袁後漢袁良碑叙其世系曰當秦之亂隱居

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文失
其名碑亦闕焉非陸士衡王伯厚發其潛德人亦罕
知之予故彙之以補班史之遺焉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一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 竑 編
吳郡顧起元 校

史說部 東漢

冰泮冰合

漢光武渡呼沱河俄頃冰合真有神助矣其後帝命
其處為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
何如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塌以河水泮為神靈助
號為靈昌津此其去光武遠矣石勒自謂遇光武當
並驅中原未論胡漢仁暴只茲一事絕塵莫攀胡羯

何其大言無忌耶其代王什翼犍擊劉辰河水未合
乃以葦絙約流漸而冰合復恐未堅又散葦於上冰
草相結有如浮梁出其不意遂大破之此則以人力
迎天者也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傅燮斥言中宦弄
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
之劉曜何凶悖也曜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
公孫聖之刺夫差也而曜竟不罪義陳宣帝之昏暴
京兆顏運與襯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御食賜焉
嗚呼三君猶有容諫之賢如此

璽書

元帝賜東平王璽書及賜王太后璽書義理精純文
辭惻怛有益風教

河間獻王

一本作漢
待宗室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愒取雞失
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三子一以取雞失
侯二以酎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
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歟

兩漢人才

東漢人才過於西漢而治功不若者終東漢之世士大夫未嘗得一日之權也以是事歸臺閣又歸外戚又歸宦官而忠義之士卒殲於黨錮悲夫

王吉曰延及儒生述舊禮王制驅一世之民濟

之仁壽之域

禮樂志

濟今俗本作躋顏氏注域界也若是躋字合注登陟之義域平履之區非有崇高之意何故以登陟言之舒子史纂曰未濟則民在天橫之鄉既濟則民履仁壽之域濟字之義爲長而世俗作躋莫知其故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爲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文翁

文翁在蜀庶幾爲生民立極文翁名黨

雲岳屏風

漢鄭立第五倫故吏同爲太尉司空每朝見弘曲肱

自卑明帝聞知乃賜雲岳屏風分隔其間

雲岳即雲氣山岳也

懸榻

陳蕃初為青州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為一榻去則懸之後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愚謂蕃亦癡矣為郡守採一郡之風謠為宰相以天下為耳目若閉閣懸榻乃干木泄柳之所為豈郡守宰相之事乎宦官之禍其及宜矣

景毅

景毅蜀郡人為漢侍御史子顧為李膺門人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漢末耻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也

柴穀

袁紹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穀填接巷陌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於閣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令人云半面之識本此事

漢蜀辨

三國昭烈當稱漢不當稱蜀陳壽竊弄史筆謂賊為帝而謂帝為賊謂書蜀入寇且黜漢之號而蜀其名儒生至今亦從而蜀之又可乎

冢中枯骨

陶謙疾篤曰非劉立德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糜竺迎備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公四世五公君可以州與之孔融曰公路豈憂國忘冢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融云冢中枯骨正謂四世五公今綱目刪去此公四世五公六字遂不曉冢中枯骨為何語

俞豹論諸葛

輟耕錄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于立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尚在而立德之立為不當也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圍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覩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哉胡應麟曰俞文豹吹劍錄乃其兄文龍所作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

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傳玄稱孔明

傳子云孔明誠一時之異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

武侯格言

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蜀取劉璋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法正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孔明爲後主寫申韓

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知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

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
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
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
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
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
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孔明淵明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末
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三蘇不取孔明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非也予按
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潁濱上皇帝
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
言之苟無其財雖聖賢不能以自致於跬步三公以
伊傅神聖爲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
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止謂棄荊一事然不考孔
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荊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
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欲用乎諸

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污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于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真有人君之度豈止雄于三國邪

孔明遺事

水經注引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瑒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瑒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亦孔明遺事本傳不載者

孔明心如秤

太平御覽載諸葛孔明語云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低昂唐朝曾投人啟曰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

膽

孔明不取文舉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郡過于孔文舉此事不經見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清談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孔北海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

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孔融戲語

曹操伐烏桓孔融與操書云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按也卽蘇子瞻艾子所謂科斗時事也

漢壽亭侯

曹操以關羽爲漢壽亭侯漢壽地名今稱壽亭侯非也漢壽郡在蜀之嚴道其後先主卽位于蜀而侯助之固有兆於此與況漢爲代名而下綴以壽延炎祚四十餘年亦非偶然矣

舉身是膽

趙子龍一身都是膽

三國志

王雅舉身悉是膽

北史周文帝云

九州被

孔融評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九州被蓋錦文織九州也

今按讓爲九江太守初平中去官還浚儀

見後漢書

仲長統鄭泉

世謂清談放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

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判散五經滅裂風雅
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
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
阮籍劉伶之先鞭者也

管輅三斗

抱朴子云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辯綺粲管輅善飲惟
見此而輅傳不載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一終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二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吳郡顧起元校

史說部 六朝

魏武帝父子不惑仙術

魏武帝樂府精列篇云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聖
賢不能免何爲懷此憂願螭龍之駕思想岷崙居見
欺於迂怪志意在蓬萊周孔聖祖落會稽以墳邱陶
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魏文帝折楊柳歌云彭祖稱
八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於今竟不還王儁假

虛辭赤松乘空言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追念往
古事憤憤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我所觀二詩不
信仙術闢其怪誕誠知道守正之言也曹孟德之卓
識比之後來唐之諸君服金丹渴澡而死者豈不天
壤哉曹子建辨道論亦言左慈輩之妄其父子相傳
家教如此今之儒者豈不愧之哉

荀彧裴樞

荀彧爲曹操謀主弑械已成矣一旦受九錫彧乃以
爲不宜竟爲曹所害唐裴樞旣受朱全忠之薦爲相
又劫遷昭宗于洛陽全忠除一太常卿樞乃持之不

與全忠殺之白馬驛一事正相類文中子猶以彧及
其子攸比殷之三仁歐陽永叔以樞一卿尚惜其肯
以社稷與人乎嗚呼文中永叔可謂愚矣荀裴二人
旣與曹操全忠同爲逆謀非一日矣其靳九錫惜一
卿欲微示異同以掩時人之耳目其心必曰吾已許
其大其細者不許彼未必怒也操與全忠之意必疑
曰彧與樞之意中變矣細者如此况大者乎遂逞其
忿殺之不恤也昔有孀婦私一惡少許其竊貲以逃
而未有隙也一夕惡少賭博欲薄取以償戲債婦堅
不與惡少曰是些少尚吝其肯以全貲畀我乎乘醉

夜半殺之或與樞類之矣若以或爲仁樞爲忠則此婦亦可爲貞爲烈乎甚矣文中永叔之爲愚也

凋劫

蔣濟傳凋劫之民不爲國用葛洪字苑劫作敝音九爲切韻會注疲極也

司馬懿

司馬懿本碌碌無他長託身曹氏爲螳螂黃雀之勢

史紀夷祖

晉載記書夷狄之祖多誇大不實此蓋依其本國爲史之文不審之過也若李特廩君赤穴土船鹽神之事怪誣之極至於可鄙可笑甚于齊東野人之語而近于今之所謂白蓮教矣此流民妖言傳語以惑衆者乃取而載之信史何哉

牛繼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着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冲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

有牛繼馬之像舊時謂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道武帝名犍繼晉受命此其應也

晉惠帝

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爲官蛙私蛙見餓者云何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人引嵇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右欲浣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其乍愚乍明如此史之言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中州記載惠帝聞蛙鳴問之侍臣賈肩對曰在官爲官蛙在私爲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比北史所載爲詳蛙給廩已自異矣文中子作元經又曰帝問蛙鳴尤可笑也然元經非出文中子蓋阮逸贗作耳

桓溫誣海西公

晉廢帝爲桓溫所廢降爲海西公又矯太后詔數其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不知誰子久倫道喪醜聲遐布溫之矯詔蓋皆誣辭又造謠言謂海西公不男使內人與向龍交而生子所謂本言是馬駒今詫成龍子也又欲殺海西三子乃造謠云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韉汝非皇太子安得甘露漿謠言傳布

人遂以爲實矣溫旣殺君不厚誣其惡何以爲辭按
臧榮晉書云廢帝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旣廢之後
終日酣暢耽于內有子不育以保天年時人憐之爲
作歌焉以此證之桓溫矯詔之辭姦黨僞造之謠其
可信乎海西公可謂受誣千載矣溫公通鑑書此亦
不分別史氏之言其可盡信乎

黃東發評王導

王導在江左爲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
頽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卞敦
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
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大疫死大半弊不能乘
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
氏不能辭也又陰拱中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
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
有謀約者敢爲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污宮之罪
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
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舉此爲漏網逆臣無
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
吾管氏輿臺亦羞之矣近日陽明王公後渠崔公皆
有此論與愚見不謀而合因觀黃東發之言昔人已

有此評矣不厭重著之

王導賊臣

余嘗反覆晉書知王導心事與王敦一間耳真賊臣也元帝永昌元年敦稱兵向闕人臣無將非反而何而導於敦伏誅之後猶謂其義同桓文不知桓文何嘗稱兵伐周何嘗戮周之大臣乎敦問周顛於導三問而三不對是借劍於敦而殺顛也非敦反乃導反也又與王含書云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其曰佞臣指刁協劉隗協與隗不合於敦而欲誅之者也導於明帝太寧二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爲此言非賊臣而何晉朝姑息不振王導族黨大盛是以一時反以逆賊爲忠貞千載而下人猶不悟世亦易欺哉余每讀史至此不勝憤與余同此見者安陽之崔子鍾耳其後明帝崩成帝卽位而導稱疾不入朝郗鑒責之曰大行在殯嗣王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又郭默懷逆而不能討乃曰遵養時晦陶侃責之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以此觀之導旣無濟世之才又無人臣之節不膺誅戮亦已幸矣

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

阮咸

阮咸有累騎之譏綽遂有清泠之譽孫綽曰雖迹有
污隆高風一也

清談

晉之清談成俗在上有陶侃卞壺中流之砥柱也在
下有范甯虞預衆醉之獨醒也○晉之清談王謝之
賢不能免臣子不共戴天之仇此步豈可少退而可
掣英雄之肘哉

孝伯誄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旣爽其靈
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則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
嶺巖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
爰旌芳郁

鋒辯

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

蘇峻

王隱晉書云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
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也

王逸少經濟

王逸少之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

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
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
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
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
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
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
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
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
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
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
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
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
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
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
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
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
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
累大哉

謝安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太破賊

謝安聞肥水之捷對奕客云小兒輩太破賊晉書云見輩遂已破賊晉書所紀不及世說太字之勝

裴頠王坦之

晉世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尚莊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尚矣然夷考其所為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

韜伯

顏之推云何法盛晉中興書泰山羊鼻常頹縱任俠飲酒誕節兖州號為韜伯此字更無字訓梁孝元常謂吾曰由來不識惟張簡憲見教呼為嚙羹之嚙簡憲張纘謚也江南號為碩學顧野玉玉篇譜為黑傍沓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下哉

角端步搖

晉書載記替角端掩步搖翻霜慎按角端謂弓也李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為貴耳步搖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目之為步搖後訛為慕容因以為氏焉

將無同

阮瞻曰將無同解者不一余按世說褚裒見庾亮問
孟嘉何在亮令裒自覓之裒歷視指嘉曰將無是又
辛敞問其姊憲英曰司馬誅曹爽事就乎憲英曰得
無殆就晉人語言務簡且爲兩可之辭將無疑辭言
畢竟同也悟此言筌千載如面矣然不獨晉人前代
有之曾子曰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子貢曰然非與司
馬遷曰唯唯否否皆上爲疑而下爲決以此例之思
過半矣

周訪

晉周訪平杜弼之亂其子撫爲益州太守三十餘年
平隗文鄧定蕭敬文三寇撫子楚爲犍爲太守世在
梁益甚得物情平司馬勛之亂太和中妖賊李弘稱
號改年鳳皇楚遣其子瓊討平之瓊子虢字孟威不
屈於苻堅可謂五世名臣矣

張謂贊劉裕

唐文人張謂評劉裕云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公禍
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
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此文簡嚴可以誅姦雄
於旣死矣當表出之

作音做

齊武帝臨終執鬱林王手曰若憶翁當好作作音做
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貪利忘身禍哉乃作及廉
范五袴之謠皆以為此音矣

崔殷熊躡木盤於五雉八葉射其計國六器不
杜弼移檄梁武云徒探雀殷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
躡距延畧刻之命崔殷趙王主父為故太子章所逼
餓死事熊躡楚成王為太子商臣所弑事其後臺城
之禍索蜜不得何以異此庾信哀江南賦亦云探雀
殷而未飽待熊躡而詎熟彌言於未形之先信述於
已形之後其偶合耶抑有意耶

射人意

劉勝姦謀有餘善射人意

鞠旅滇池

陳霸先九錫文曰鞠旅滇池之南陳師桂嶺之北以
此考之霸先曾至滇矣

徐君房

魏肇稱梁徐君房年隨情少酒因境多

隨隋

楊堅封于隨後有天下以周齊之間奔走不寧去是
為隋按說文隨从也从辵安步也與隋字音義不同

隋从左从肉裂肉也隋音竊為切隋音徒臥切楊堅之改隨作隋其音則去隨從而就怠隋其義則捨安步而就裂肉也豈非凶終之兆乎後世因以隋為隨音不思隋字从左肉與隋音相近即俗斫剝之剝也宣德中王驥征麓川有土酋三人來降即承制授為隴川三官撫官三酋乞賜姓驥曰汝三人怕刀剝來降即以怕刀剝為三酋姓其後三酋皆慕向華風讀書識字私改其姓怕改怕刀改刀剝改隋又有中國游商教之曰隋為裂肉不祥之名也又改為多余聞之彼中往來人是隋之音為徒臥切夷人亦知之滇

中世人有呼隋煬帝之隋作剝者人或笑之不知乃是本音而舉世盡訛者千年矣

陳愧齋

隋劉臻為儀同與劉訥同官退朝欲謁訥為前驅曰識劉儀回家乎從者以為臻欲引歸至家坐堂中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出臻曰汝亦來此乎今人傳以為陳愧齋事亦好事者取此而易其名耳

韋叡

六朝人才韋叡為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

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那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叡獨不與嗚呼叡亦豪傑之士哉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于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辯僞朝字惜未見此

元魏高祖夕宴羣臣

觴情始暢而流景將頽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

授繩縛涼州

西京李暲平北涼問梁中庸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未可量也暲曰嗣若敵我我何能於千里外授長繩絞其頸耶中庸曰智有短長命有成敗若以身死爲負計行爲勝公孫瓚豈賢於劉虞耶唐詩請纓下南越授繩縛涼州正用此事

圈字音

魏徙勅勒于河西勅勒皆驚駭曰圈我于河西欲殺

我也○圈其卷切又其權切

習字謎

後魏孝文帝會羣臣酒酣乃舉卮曰三三橫兩兩從誰能知之賜金鍾李彪曰沽酒老嫗瓮注玠屠兒割肉與秤同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伎兒拋繩在虛空彭城王曰此是習字玠音古紅切

秀羸多能

北史稱崔浩尪纖懦弱曾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

矣

屋角明金字

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陸渭南晚晴詩屋角明金字溪流作穀文用此事也

慕容佳虜

慕容德乘高享燕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世梓慎巴生淳于一鄒之徒蔭修檐臨清沼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攜則紅紫成章俛仰則邱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墓氣消煙滅

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德本北裔戎馬之梟其言若茲亦佳虜也或是史臣飾辭非其本真

史傳遺事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二終

